

僑吳集卷之八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序

思賢錄序

宋自祖宗以來容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源之學脩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憚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脩垂範百世乎徽宗嗣



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奸邪國政日淪於荒謬公賁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纊之際何以異哉公既返葬毘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剝幾至蕪廢即士謝子蘭深惟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所以漸被鄉邑者當宋之亡毘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要皆公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典禮脩且明矣而忠臣烈士烝嘗不續丘壟不完奈田不復何以敦勸臣節於是再三懇於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哀錄公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將為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帝北狩后得脫身渡南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繫於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於溪上梁溪非有高上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亦嘗與予相近大篇短章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

人畏服別去六七載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來心目昏
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帙示予讀之始猶未
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性
情與道胎契蓋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迴絕不相似論
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游荆溪間邃之為谷厓
泉石深之為洞窟聳之為巖巒幽之為林壑敞之為人
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深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
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陵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
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子身遭百罹顧
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鏗金擊石二子
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盤礴徒誦其
詩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於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
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端國人幹
端與國朝地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
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
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曾何難哉會舉選暫罷人
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俟時也今淮西公
於玉堂清暑從容獻納者紬之於心熟矣科第其能久

輟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豈
區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
勢能如淮西公則必款予於畎畝之間矣問焉而以言
其功名所成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具知所勉夫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獨
取周秦兩漢間文朝夕諷讀之法其言為文章以示他
人漫不省獨祝君與宛丘趙君子期恒嘖：稱善然不
能自審其如何夫以某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
不阿某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君繇高科顯於朝祝君

嘗鄉升今為番易郡博士獨某子：江海上僻學不可
售於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窮也
去年秋中愷自昇來吳鄉嘗從祝君戶屢問識中愷夫
以君學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於中愷
竊有感焉自道術為天下裂學者膠於訓詁章句於是
聖賢心術之精微愈近而愈遠合而愈離中愷獨能愈
得於師之說身從心孚言從行孚言能造：一致以自
達於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上京邑以其師之相
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取於其言哉
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祝君於大山豐林僅私淑

其徒耳孰若使之淋天下之士哉昔宋胡安定先生其門人高弟用之畧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達視其所舉於中愷之行也能無望乎

送顧定之序

顧於吳為著姓自丞相肅侯而下代有聞人至虎頭將軍用文藝擅時名而世獨稱其繪畫至今吳之士風流文采既非他郡所能彷彿若夫江山人物竹木花鳥點染之而英華發披拂之而精緻具其繪事精妙又不下於古人是則流風餘韻漸濡涵煦夫豈一朝一夕哉今顧君定之讀書績學既已熟之於父兄師友矣至於游心繪事則雖老於丹青粉墨之間者莫不推讓之夫以定之才俊如此使不由門地其肯落拓不為斯世之所用乎而定之用其先府君松江府判蔭省掾一再徵為巡檢今取任蘭溪之某處夫蘭溪之為州也山清而水深定之驚邏之餘於登臨之樂得溪山之助登其才藝聲而為詩形而為畫孰能禦之定之尚益培其素植以入仕於朝行且為名卿於當世區區巡捕夫豈久淹定之者哉吾其俟子於東門之外矣

送王季楚序

至元三年春正月越人王季楚侍其父節推君上京師

節推君嘗為海漕府經歷漕府治吳下君從政一切本
 儒術所至人愛戴不忘其道吳也父子恂：舊嘗與往
 來者雖畸人道士亦具杯酒肴蔬相勞苦意則願其須
 史母行而暫留也則又相與為歌詩以琴戀之而屬元
 祐為之序元祐廿載前曾以諸生拜其大父水南先生
 於杭矣今為序以餞季楚元祐惡得不哀且老哉水南
 先生長身寬衣冠中紆：德容于：望之如貞松峭栢
 棟梁器也而匪氏淺拙莫之識烏吾固知其後之人才
 美之無度也於是節推君用醇德大其家而季楚諸昆
 季誥：林：警敏好學則是王氏詩書之澤善慶之報
 方來而未已者水東注而日朝出也其可量哉京師人
 物所萃聚季楚觀邦家之光覽都邑之會發其家學以
 成功名余老矣時從尊公講道會稽山水間季楚其亦
 有以語我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將赴蕭山縣學教諭蕭山越屬邑聞其地
 僻左而民醇今之安庸人為學官者相屬也夫以天祥
 之學業文采乃始教諭一邑其邑之人士固卓矣然元
 祐亦以為天祥幸烏其幸何也蓋古人道無常師而况
 其誠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生入吳祐嘗以諸生

元

修集卷八
拜先生矣私自念自從子弟都養從先生而學烏其曠
無聞亦何至於此也竒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幸孰其
甚於元祐者今天祥教諭於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
家於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幾何
道夷險如何縣學事繁簡如何竊為天祥計縣去郡必
不遠縣學事必不至於太繁劇也誠能謁告邑宰時往
從先生以講討六藝百家之言譬之溯江河之支流其
委系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一窮其源也三年之久
天祥其復相見於吳也學官年勞不足言其有聞於先
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乎其太山喬嶽淵乎其溟
海之無窮也學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呂惟清序

宋丞相呂文穆公以厚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
用致宋德業偉耀如兩漢盛時逮宋將止而文穆子孫
生武勇將帥如武忠兄弟起田間秉鉞赫然以功名
顯著於天下武忠薨而權姦誤宋滋甚於是武忠之子
平章公以襄漢歸國方是時藩屏之臣陷身重圍百戰
死守五六寒暑天心變於上人心變於下故如節之上
六以為苦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
生晚不及見內附之初年然自髫髻時侍先生杖屨往

往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摧姦之骨不勝誅季
世之遺才興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齒日以長
於杭吳昇諸郡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
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猶
一日也無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變閃
迭異迄余已老始識惟清於中吳惟清之大父宣慰公
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國時呂氏之貨業何可以筭計今
皆淪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學六藝經傳百家之書蓋
無所不觀而能絕意於進取勵志於窮隱寓吳城而居
幾十年日從薦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
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隱約居湖上茲將歸耕以養父讀
書以明理庶幾乎古人耕且養子將何以語我余謂惟
清生宋季使享世祿顧何暇於學宋亡而家之貨產能
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於學茲惟清深身
若寒士養睿如愚人而能歸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
退則問學之成斷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齒獲尚存且
將訪子於湖上其有於聖賢學術之精微幸勿靳以告
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舉久廢士習

不同於是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
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累聖繼明河
南士類曾不少增而士論亦恬不以為怪夫河南為國
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兩周於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
之才就道德之實者三代以降槩多出於大河之南顧
至於今而士氣踈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
思其故歟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將歸試於河
南夫以克上積學之淵懿其登巍科縻好爵蓋有所不
足道然不知克上斤：取爵祿而已耶抑將建明於朝
以父祖鄉黨之國衣冠禮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
將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幾於先王詳
內略外之意哉克上異時勉之今其歸朋舊賦詩送之
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至正四年三月

送徐元度序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饗其功烈而
被之聲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
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
南之稻米然既定鼎於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
用海艘趨順風不浹旬而達於畿甸其初不過若干萬
興利之臣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於是畿甸之民間

口待哺以迄於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
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
因循至於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矣至正
壬辰廟堂大臣言於上即畿內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
於水耕而昧於種稻也於是昆陵徐元度由泉賦提舉
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貨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
相與北上未幾而畢集夫田作蓋民之所天故成周有
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於衣食宜乎登歌
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隆也秦起
號富強蓋其民不畊則戰漢以孝悌力田選士故其得
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
以屯田致富強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
秦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瓌之嘗開幽州督亢舊陂矣嘗
收長城左右稻粟矣隋開皇間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
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隴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
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北南限也然吳下力
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里羈棲旅泊
欲其畢志於耕穫雖歲月不甚久然亦必使之有室廬
井竈有什器醫藥略如晁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
之心無逆旅之嘆此則又在乎元度轉其情而聞之廟

傳異集卷八
堂聖君賢相方愛民如子之時元度之言行且將用之
為田畷用之為農大夫其進頌於朝者亦將與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之詩相表裏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宋金紫光祿大夫端明殿學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
道正色凝立理度兩朝是時閣宦方竊寵而公言之不
置遂貶姑熟至今脫靴返棹圖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繼
而提刑先生風範學術又與清忠相丙煥江南入版圖
世祖皇帝擢宋各臣躋顯要而先生與邑人耻堂高參
政矢不屈先生兩子長為主簿君誠甫先生是也季為

治中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學雄文治中君
之言行政事皆海內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子
以門蔭初授震澤巡檢適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勞陞
授福建鹽運司知事讀書績學稱為簪纓家子孫治中
君向以文獻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學若閻承
旨以下莫不推獎愛重時李丞相叔固欲屈公出門下
公毅然不從由是堙鬱逮晚雖迴翔下僚而剛特節槩
不少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繼其前人且將躡：柄用
矧治中君知舊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徵君
先生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德方為聖君賢相所歆慕治

中君無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步入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焉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先生且有以語子矣豈但施之鹽筴而已哉雖舉之天下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寢盛而不衰故君子之於物以其外至而不可容心以去留也於是等之如變滅之浮雲如散聚之埃壒槩不少動乎心至己之得於天而見於言語行事之間者則必兢慎畏惕罔敢斯須或悖之是以君子顧己恒重而顧物輕良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

寸積之至於漢陽君而始大方宋內附初漢陽君以其所學游公卿間尊彝鼎書策琴瑟其辯博賞識既足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數十年來漢陽君物故岳氏竟爾銷謝而不復：能有其家矣名揄字季堅者君之季子也季堅於諸子最警敏嗜學君喜其有夙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糧負笈以肆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無寸羸亦何所挾而其然有事於數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布帛登仕版其言行歷：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懼將泯

泯無聞也吾將掃文儒先生之門庶幾委雄文勒貞石
所謂發幽光於朽壤慰孝思於無窮吾豈辭不肖而憚
夫貧哉於其行所交各賦詩送之而某復瀆之以衰盛
之端莫匪外物若夫脩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
所聞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異時季堅能以所學
致光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從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繚城北流窄
逕踈籬民居雜出町疃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於墟
落蓋更六七十餘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
君從善甫其先府君嘗錄事其郡內為常之民掩骸骼
奠居室常人德之故挽君居之君仕既廉慎華門草屋
稻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不厭上以奉親
下以教子其親與君皆終於是從善以其樂之也乃復
葬於是而從善亦已老矣聞從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
射錦衣繡褱眉目如畫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
簫間持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見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
祖交契用是辟樞密院譯吏日從親賢出入禁近其曉
容清光耳聆玉音顧一時榮幸自謂剖符列爵無難者
安知疢疫中作其堅志強力竟爾銷謝於是南歸以奉

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安觀其所持循者如何耳從善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無不舉鞭揖從善徐按轡去常民之老間有指從善而言者曰是吾故錄事君之賢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嚴而交其朋從以信者顧今貧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獨吾常民之望哉蓋幾於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於常之人已若是及審於朋從又若是朋從或者其狗也若常民之老蒼言而野議夫豈有過情哉於是撫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得國雖不仁然奪神器於群盜之手則亦庶乎其

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亂崩披播蕩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無已至於其國亂臣賊子日相尋於干戈當是時主勢降乎上國體頽乎下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惡能有其國乎若卞忠貞是已世知忠貞父子皆死於賊名章汗青廟食百世然不知忠貞致：奉國動以身教故其時自放於禮法者畏公而不敢肆推波而助瀾者憚公而不敢為典午之民能復有其國者繫公之力是賴豈特溫太真諸人哉史言公墓遭發肌 不變指爪復生忠義之報顧若此又豈惟廟食百世哉千有餘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聚

不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表裡當世者余得宜之焉
宜之以建德路錄事司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部水庸田
使司其清慎而好學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孫不能爾
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曹有能稱圖欲章其
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於是復得其家世焉淮安路山
陽縣則甚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嘗為嘉興路
安撫使後陞廣州等處總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宦寓
浙西今宜之以年勞且將躋：向陞進天將厚忠義之
報則宜之赫然為世用若然則忠貞公之德業豈但顯
著於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

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恬安而志分定故雖一車也而輪人之志在合
於規園有不暇志夫輶人之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
而猶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觀之民
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以養其恬安而定其素
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
然學易則於太卜學春秋則於太史學禮則於宗伯學
樂則於瞽宗惟詩與書得通授更秦而先王之道廢漢
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學然猶謹守師說而

號稱專門夫六藝尚矣姑即詩言之風雅正變雖不同而舊章民風形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然後采而錄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誠自詩定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久矣而况漢更魏晉以迄於唐其為詩情聲節範亦皆屢變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聲容未必得其情而情聲之實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昔孔子不以論篤與人然言本心聲自不容偽江西楊季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閱其聲光不少用於世乃自以樂於大山窮谷間至季氏其詩益工其窮益甚而其志益堅季氏學富而詩工非不可它塗以求顯

也蓋其志分定而心恬安也於是其父兄師友相與言曰楊氏工於詩數世矣其工於為詩也期合於古人非求知於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屬季民沿江入浙而遂留於吳者幾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一什輒皆采而錄之某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師友屬之季氏者豈特詩之美惡高下哉舊章民風與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生之澤未泯尚於此見之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歸也發所采之詩而讀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乎因言以知人因人而論學昔者商賜可與言詩而遂有補於世教夫非季

民父兄師友尚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禮義之大國周之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之廣限聖轍而不可往者則曰吾欲居九夷得非聖人睹中州之澆偽而有慕夫東方之俗歟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麗冠帶之國也舉兵征之適致太禍唐太宗指麾則中原清顧盼則四夷服其征高麗也所料與其國對盧之言僅照合由此觀之則高麗之為國其人才未易量也聖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來守

令失撫字民為寇攘至壬辰春海寇燒劫嘉定崑山而得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出實國家東南大藩屏苟城隳塹湮無以禦盜於是謀於守臣而經費方不給公乃集眾議廣眾思斟民賢厚薄多寡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周四十餘里高四十餘尺費以萬計為役可謂大矣况民不可與慮始故築甃之初謗詛毀恨莫究由來而公恬然一弗聽炎埃赤日揮汗如雨畧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威行惠敷杵楨齊集矩度整截雉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甫畢而紅巾賊起矣始犯錢塘次及吳興毘陵京口相繼

傳異集卷八
殘破而耽：吳城獨克完時於是吳之民乃始懼忻悅
懾變嗟怨為言笑易嘆恨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完
城池亦且推陷鋒鏑肝腦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恩
如父母戴公德猶更生而公亦釋然自喜自慰當傳聞
警急時晝夜身巡市里累旬弗懈然自喜自慰當傳聞
革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寢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憲平
允揚清激濁不茹柔吐剛而使姦邪黠猾之攝伏此吳
民於公當尸而祝之於社雖百世不易者也公名朶只
字仲善朝廷錄是功特進重位登廟堂而銘勲業於旂
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漕府李侯北歸序

燕自召公啓國其世系與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
慨之士夫更聖賢之所過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
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國家肇興朔漢定鼎燕都百
餘年來燕人士以其才用內而廟朝外而郡國蓋多魁
竒偉特之士第余不辰生長錢塘湖上南遊止於婺北
遊止於揚重以狷峭與人不能苟合故於當世顯人罕
有識者然以先隴在吳也僑吳逾三十年矣孤貧人所
厭賤益與世無聞向年劉公德之來貳水司已而吳公
仲常來守郡治二公皆燕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

不以予無似辱相過從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仲賢父亦燕人以湖南憲使來戶漕府一日款余室謂予言曰得子姓名於文字間久矣發京師之日國子祭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煦之然自料無以振子也奈何自是獲與公時往還公為人忠厚惻怛與前二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經紬史無雜論荷所以慰藉者至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彥輝者尚無恙子所為詩文常見於其家子與彥輝雖顯晦不同要皆不辱予交者予謝不敏何公自春徂夏以疾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辱公知契

也門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治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嚴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閒無餘擾使予悠然養疾於此豈非幸歟然官轍未嘗一日而南今南來失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餼餉則先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乎於是公於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聖君賢相用賢如不及况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內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無疑矣然獨於予竊有感焉蓋燕人士臨莅吳下者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三十年來前後僅三見聞劉公已告老於朝吳公今為西臺中執法生景仰舊悰因公而竊得以問焉亦庶乎

曩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卒起以環其區蹴烟浪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於靈囀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蚤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嚴尊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縣遭隣境失守民心恟：不安君雖承其所以撫恤之者逾於戶聲斐實章適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猶斤：不易况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

孝以為政於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肉骨無媿於古之人於是民氣稍復完今茲五閏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猶任州佐於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養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餽飢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某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禮部侍郎河南尹肅公紹興五年以宗政殿說書召其辭至二十然後出蜀見天子久之辭行在所居於吳

之虎丘已而入越卒捐館越上於是吳越皆建書院祠
公歲時丞嘗立學宮置弟子員至元仍紀元之四年義
興岳君德操繇縣學教諭改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
行有日矣某嘗館於其長兄漢陽君之家見其家丘園
室廬篁樹封植莫非數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時延
致名德鉅儒雋校群經鉅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以
傳海內海內號為岳氏九經於時德操父兄子弟褒衣
大帶譚詩書說禮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脩之君子必
曰岳氏云十餘年間德操諸兄相繼淪謝重以有司誅
求腹剝而一家無復曩時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出登
仕版人世消長榮悴不足言當觀其所存者何如耳古
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其區：成敗得喪
良有以也今德操聞於父兄師友者不以舊所齋而存
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學
視昔有加已矧茲往長肅公書院昔者肅公處患難之
極更貴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於己今其
遺書具在德操善讀其書而學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
乎其中之所存者不係乎其外之盛衰而學肅公也不
難矣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學錄序

元統三年番易方信可來為平江路學錄朔望與教授
參講人見其矩度之習於禮也見其講討之根極於經
旨也骯髒而不群委蛇而能文固以異於衆人也未幾
教授坐昧除名學正又缺負於是信可攝學事吳學田
歲入恒數千使善彌縫當與穴鼠窟狐爭肥腴信可則
不然日坐齋稽經考史糾錄學之弟子員昏明勤惰而
策勵之稍暇則從老儒先生質疑就正它則泊然不以
毫髮汨其心人皆曰是處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疎
矣信可聞而笑之至元丙子陞官於信為之言曰番舊
多名德大儒信可所學與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
祝君有道士也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學祝君則
其所學與守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信可行吳之士相
與賦詩餞之而屬某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鉅黨以自附麗於
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一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
生植者豈異於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
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
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稍覺衣食優裕者亦併消歇而
靡有孑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雄長於壑畝之間

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以詩書之澤德義之舊栽培
涵煦於數十百年之久則有間此所以不能無竊嘆也歟
無錫東墟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隱之而得名其
西來與所謂奚山崇山相起伏委蛇淺狹非有邃谷層
嶂也其東有楊氏者世居之蓋自其始祖處士伯璿居
占籍焉由處士迄今弘敞適三人茲三人有子尚幼然
由其子以上溯於處士八世於茲矣今其子孫可以推
知者八世耳若以上堆阜林薄但知其為祖宗墟壑然
莫究其幾世幾年也士服勤農畝且耕且養暇而琴書
咏歌自樂顧雖長才秀民多自老於田里夫既置通顯

而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籍言行簿錄傳示來世者或
有或無宜不以之而繫心也况更亂離兵戈逐蹙尚何
有於言行簿錄譜系符籍哉夫下鄉平人知門地為可
重至有遠冒仕族以眩鬻於誼屬者古猶不免而况於
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可醜矣若深自退晦而昧前
人之緒業使泯：與草木同腐非不孝之大者乎此楊
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世則親盡今推而至於八世
而尤念其初蓋其初一人之身也由一人之身蔓延既
久而至於不可考懼後之子若孫復失其傳如今日則
其宗與祖不幾於昧之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楊氏

自處士君四傳而至餘千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
詳自教授君始嗚呼易代改卜物之固乎其間者寧弗
隨之變遷哉故六七十年來代謝更迭何異於霏烟浮
雲起滅萬狀要無足恠者顧獨揚氏室廬丘園書冊一
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實持而有之者
雖更數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
其可乎予嘗客其家事得於目擊者非妄弘既為族譜
而予為論列焉庶幾為善者有所勸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於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思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
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子生我母
子鞠我又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磁獲又皆
屬於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
係乎父母之於子而祖孫不與焉若孫之於祖情非不
昵也思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豈不欲引而近
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大尊親不以遠
而可疎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睦族
職是之故孫之於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
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
伯遂著名於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

於今若干稔矣獨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於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績學度越流輩至於踐履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清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袞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九親舊里隣畢集於清樾堂先於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領雙纁仲說用製衣：碩人碩人雖屆期願而神觀澄澈睹其孫與婦復領曾孫拜於前而親舊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即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於篇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強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比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於三吳地勢最卑滾遇雨暘時若歲乃有秋一或霖潦兼旬則漭為巨浸故宋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圍裹成田慮積雨為民害縣令至以係銜內附後務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國初

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歲預勒守令必具狀秋守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於是農始告病焉至正甲辰春連綿雨雪占歲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兆也已而積雨至夏五月彌日兼旬屋漏床：如建瓴曾不少止下上原隰漫湧白波而農告瘁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妙觀道士也人素稱其精於道家法時即守吳陵馬侯國瑞暨闔府僚屬皆屬意於周君請用其法禱於天且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雖雨勢適止猶氛翳四塞乃復致懇於周君：能嘘呵雷風策後將吏若有神物從之者於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將宣其誠以達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頑雲倏消長空一碧曜靈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謹忻頌曰使積雨不解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苗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吾周君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淫霖何自頓收羲馭何自朗霽陰霾澄廓溼暑清暄薰風南來物有生意四郊萬姓驩聲如雷侯思所以彰君之道法非文學不能也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贈之

送周鍊師序

宋季蜀人鄧尊師號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宋既內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橐中齋建會

道觀於吳之東城下時尊師蓋已老矣而神觀恬謚能
言宋季遺事國朝名公卿如胡紫山雷若齋闔子靜徐
子方諸公相後先以人望秉憲節戾止吳下往從尊
師聽琴賦詩日必載榼核具酒若燕談尊姐間以共適
方是時吳之文獻故家尚多存者魏冠大帶稽今考史
而尊師以方外老宿從容其間至今倡和之卷軸往來
之篇翰雖更遺落而觀之道流尚能藏之多不下十數
百首向年某嘗陪中丞曹文貞及曹尚書克明郭運使
子昭避暑觀之廡下皆相予伏讀而乃復拊卷嘆息至
於文貞又親炙諸公言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迄今四
五十年矣風流文采未或逮泯至於余亦復老白首人
世遷謝乃若此哉俯仰數十年文貞指館毗陵曹郭二
公相繼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將何而不老哉鄧尊師之
孫周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將往宗明
州住持仙道觀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胄則其玄學
之妙槩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稱人之賢本之
父兄師友之意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
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玄明始予過之聞琴書聲未始

傳吳集卷八
異之也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
授業於是時予方盛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
瞳廣顙端毅厚重已如老成人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
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二十年養吾以葆鍊為
事神完而體舒氣津：自頂出如蒸炊若予則憔悴頓
判須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熟州
之致道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
觀乃即而扣之為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
而物為粗矣其樂於內者千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
乎中出者外而應帝王亦其粗者耳而况於世累乎予

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精粗
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世儒所能識也吾居致道
觀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風撼山作
海濤每援琴寫之泠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詰
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
是往兮聖真之與儔招之不來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
兮瑤草稠徘徊飲啄兮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蕊珠兮得
相羊於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國時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
烏吳以水為國滙其腹者具區具區別派而湖者曰陳
湖：當松江之南大浸幾四十里濤波盪天而其北烟
林蒼翠出洲渚之上者磧砂也砂有積藍曰福嚴創始
於國朝至大間飛樓傑閣視城甲剝畧不少讓其徒居
之既研精於其教法又復購各儒書數萬卷自六藝經
傳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於文學者日講肆之俾
其徒知仁義道德元與其學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
焉至有翹楚傑出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於詩以其
所學出為大方之遊非惟其教之尊宿愛其為法器至
當世宗工鉅卿若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黃公脩
撰晉陽張公博士浚儀段公皆與其進而不之拒也故
學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獎與若予則疵賤
老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出詩文一
編讀之皆前數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奧旨溫然而玉質
金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茲何其富耶初不以予無
似若將從容講學如前數君子從游以質疑予為言曰
古之君子出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
不少異也儒佛爭久矣儒辟佛者賭儒從佛輒揮呵詈
斥然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處尤自不得而同也而况

於好學惡異尚哉前數君子皆於佛無間然若予尤非
敢微福於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數公至其出處則甚異
矣出者方貴顯其言足為初輕重若予何所取初求之
不已哉大山深林江湖寰宇顧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
求其人而學為學成而歸之日其有以語我

